

卷之四

休復居文集卷二

寶山毛嶽生生甫

書後 跋尾 贈序 壽序

書喪服記爲人後者爲其兄弟降一等報後

服術偶不見於經者而記乃言之然自大功以上重服則經皆具故記所云自殤外亦止小功與小功下也其云爲人後者爲其兄弟降一等報攷爲人後者降其昆弟大功經已列此蓋言小功也降其小功爲總而小功亦以總報之明非爲宗子不降焉其云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之子卽所後者從祖昆弟之子於已

爲族昆弟此服總故若子而爲之總也原記所以云者以小宗降服之總當大宗正服之總是舉總服而類及之名比而詞兼記非有渙奧謬脫不可曉者後世儒者或昧此旨至疑之子爲衍文而近或見晉賀循所引曰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輒援改易於是爲之說者則子謂女子子兄弟謂族親夫子謂女子子義或當矣然與族親兼舉何其親疏不屬也或謂必云子者我爲其後本非其子設言其子之兄弟爲服之如子則亦紆曲難通而他有說者九舛錯記義用益晦昧則甚矣學者不尋傳記條理也儀禮以歷代攻習者鮮誠不能無脫

略然通典載成粲引記文夫之所爲兄弟服而曰夫爲兄弟服則何能信賀氏所述必原記文也且引他書改經必加明乃可今益淆亂又記義本甚顯白如此吾未見金程諸家所改易與其論說爲決精確焉或曰子言辨矣然子謂記云兄弟皆小功與小功下何故且爲人後者爲其兄弟降等安知非大功歟曰是不渙攷故也公士大夫降其旁親自期而大功自大功而小功經已言矣此復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非小功何也大夫誠降總然自小功而降者則仍服總也昔熊氏固言之也記舉兄弟皆在他邦不知父母與

兄弟居服率加等大功固同財而上益誼親故傳曰小功下則予言不足徵乎姊妹適人降服大功爲人後者則降其姊妹小功其大功昆弟亦準此可知則此兄弟非小功乎然則君之所爲兄弟服及他言兄弟復何服夫所爲云者曰視爲如是之服也是言君服小功而臣降焉而夫之所爲兄弟服義亦如彼蓋舉兄弟以著其目而明其降余固說之周矣妾不得體女君是無尊降其昆弟者其爲昆弟或期或大功則爲兄弟小功與總必矣昆弟兄弟他經義同然已有兼親疎舉者而記例則專屬小功與小功下蓋其傳與康成釋嘗云然而又

何疑於爲後人者爲其兄弟云云也學焉而識其通辨焉而達其理故義明而說經尙焉賢者或過求淡然卒奚以糾紛好異爲哉

大書凌子昇論程氏喪服足徵殤服文後

禮服中有殤者其服無受爲略而悲哀惻怛且有重於功服者是故小功末可冠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蓋傷之也然而不能無降殺矣因其年與服長幼重輕而等爲上中下差爲功與總小功則成人已輕其誼復疎故服至長殤而止此男子與婦人同也而服殤異者婦人惟正與報服不降從服則無不降則於殤也猶是

矣是故親者上附其服正報服之殤則固同男子中從上至服從服大功殤則見於經者中從下與男子服正服大功殤中從上者異康成釋殤小功總麻章兩傳皆謂服其成人而說前傳主丈夫服殤後傳主妻爲夫之親服以前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凡殤必由本服推傳旣屬殤小功章又言不見大功中殤故推爲然後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下男子不中從下焉故知其屬婦人也其說經可謂至精約不聞輒有非者明郝敬始疑前傳云謂殤服而後金輔之亦疑後傳云服殤不屬婦人瑤田程氏主此說駁之尤密輒改後傳文爲經論其爲兩

殤章發例而推大小功兩殤章其制專主齊衰殤又辨服殤男子與婦人不殊則小功章有大功之長殤其說已自鑿室不可通固曲解爲相因制者然總麻章又有小功之長殤與婦人大功中下之殤則何說也且婦人服殤果不異何以夫服從父昆弟長殤小功下殤總麻而妻服夫之叔父中下總也由此言之前傳文非衰齊殤服而後傳云云則爲婦人服殤明矣江都凌君子昇病其乖離糾紛益滋經晦用著論三篇凡殤由期功降者皆列其人婦人與男子異者亦表其數又引馬融杜佑之說以明降殺之由而傳卒不可改爲經說尤辨雖

未能舉廢其言然術正而識邃理繁而旨簡程氏他論禮偶舛者既多著卽疏殤服康成亦無毛髮失則子昇通慎不可謂非馬昭賈公彥儔也當乾隆閒程氏嘗官嘉定教諭嘉定人至今傳其廉謹惠愛惇學好士教諭祿入微頗用周士乏遇事率毅然偶失禮上官卽引疾去其行已爲不負所學而先府君昔亦與雅故是以余家多藏其書余少時恆樂觀之歎其繁富而苦其說事禮數立異詆康成夫康成嘗疑傳又釋經頗棄師說苟乖違意非不可舍抑何易度越哉故余雅慕程氏學行而於說喪服不樂強附與子昇同焉又嘗錄子昇諸說

入是書集解以爲世苟言服術當宗尙其書而輒非笑之何也豈余與子昇說固非歟則又不能無惑觀此論復姑識之如此俾後賢者擇焉道光五年七月日

書程氏喪服足徵兩殤服論後

昔人多以禮服名家而康成尤著蓋其言服術隆殺合者多矣其言服殤有男子婦人之異而分見其義於殤小功總麻章兩傳下余嘗觀兩殤服用其說推其異惟庶孫中殤在總麻章者不可通而康成亦疑爲下殤誤若如此則無不達矣今程氏獨淡嘗爲繆反復辨論數千百言又條列其非於經傳下其言之著者大指謂殤

服降在大功者中從上降在小功者中從下而後傳文是經非傳其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卽降在大功者是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卽降在小功者是也齊衰親重故男子與婦人皆中從上大功親疎故男子與婦人皆中從下余亦用其說以攷校男子婦人之服誠參錯可疏解程氏學博而思淡又究窮服術數十年雖好攻擊康成度非侈言不尋章句者若然則康成說固簡密不可非傳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是當不專屬齊衰故殤小功章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以經不見大功中殤故假問以發其例曰中從上如程氏說降在

小功中從下則總麻章何以止列從父昆弟下殤而不列中殤若庶孫中殤非下殤誤是男子大功中殤固見於經則傳云不見何也又男子與婦人服大功殤同則婦人大功中下殤皆列總麻非不見矣原婦人與男子異者其服成人同者則殤亦同其服成人異者則殤差降以其先固從服也然則康成釋兩傳文皆謂服其成人而服大功殤男子中從上婦人中從下因疑庶孫中殤爲下殤之誤其非苟爲是差別明矣卽不然馬融解庶孫中殤亦曰祖爲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降二等故服總也則康成何以必棄師說而疑云誤也是

故由康成之說惟改庶孫中殤爲下而義已達由程氏之說則非易傳爲經不可然服列於經者其降與尊皆傳明之而長殤中殤降一等云云何其義不類經而文與傳相似也去聖遼遠經義益奧曠難曉當漢時此經初出儒碩頗相纂述度傳與經別尙可攷則康成不敢疑爲經者或由是歟余初頗不然程氏諸說尋研討覺非無見然卒疑之者此焉故前已辨之而復著是意於篇道光五年七月日

書史忠正公家書石刻後

明自中葉權奸亂政綱紀已斁其後君益童昏逆閹殘

賊無復人心至於流寇猖獗毒痛天下莊烈憂勤卒以危亾則國事復何可爲南都草創承禍亂之後君明臣忠激厲悲憤盡去猜忌朋黨猶懼破滅矧仍前轍僉人交証阻撓四鎮凶暴不受約束剽掠互擊公誠開敏有幹濟剛決廉信與士卒同甘苦而時值否塞兵驕餉缺卒何以救其傾覆哉當是時李自成敗竄關中未殛公痛心君父大讐輒思經營殘敝聲罪致討以雪莫大之恥其忠憤可告諸百世者矣明史言公始生太夫人夢宋文天祥入其舍公之堅貞危苦誠相類又言公在圍城中作書寄母妻蓋卽此札也然明史言公四十餘無

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子計乎後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則書所稱炤兒者未知爲公何人公有弟名可程官庶吉士都城陷降賊賊敗南歸公請置之理福王以公故令養母今觀公書屬保護其母似公從父與兄行豈以可程未殉國薄之不及耶時還者公會疏言用舍而以莊烈之殂臣率有罪且從死何分南北自責未克悉師疾援鎮臣兵寡南走罪俱當死旣不加鈇鉞被榮寵何輒概繩於彼欲重懲罪惡顯著者其未污賊被刑辱勿問逃避後至者乞隸己軍從討賊自贖而獨苛責弟以不死豈故矯激哉抑固賢

聖之於親愛也公書云北兵於四月十八日圍揚城與明史稿合明史云二十日大至則始至固十八日也惟二書皆云越二日礮擊城西北隅而公書發於二十一日云尙未攻與明史稿舛異則明史以二十日大至越二日薄城下信矣明史不言破城日明史稿紀爲二十五日是此書去公死僅三日也余嘗見公與人啟石刻二大草書墨跡一草書雄厚駿逸與致益之啟同此書筆法類致伯淳啟而更神秀公節誼經略偉特書工拙何增損豪末然當烽火震駭家國將亾語雖哀痛而書尙雅整不苟百有餘年誦者肅然卽此可知所守而史

言公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泣俱下聞者無不感泣觀此益信嘉慶二十五年叻友甘亭貽余搨本時曾賦詩邀甘亭同作道光九年七月曝書晝睹此爰治成卷明年客江陰以示申耆先生子浚大令二君皆以詩題名而子仁亦先有作今夏久雨窮居無聊偶啟篋追錄前詩用復序論云道光十二年五月九日乙卯

重書史忠正公家書石刻後

余論辨此書已越月復遊江陰與李先生申耆觀此書先生出宜興史君岷銘所撰孝烈李孺人傳相參攷史君名問和有學行能文其族系雖不出忠正明史言可

程後居宜興則采其譜傳以書宜多得其實然與他書頗舛異傳云忠正始娶李夫人後娶於楊則公書次太夫人而及者其爲外姑信矣孺人爲李夫人女弟公弟可模之妻可模早卒孺人哭泣五晝夜絕食幾死事姑孝謹太夫人素患勞瘵忠正殉國後加劇孺人奉湯藥省寢食歷久不少倦病革復割臂肉以進太夫人卒得生其誠孝已非凡女子可幾後平湖馮孝廉洪圖假忠正名起兵江北破巢及無爲州兵敗被執鎮帥疑其僞令太夫人面質之孺人偕楊夫人侍以往適貴人某見之強議婚怵以必從太夫人驚悸不能決幣至則授孺

人孺人從容笑曰是何難卽攜金盒入內割鼻與兩耳投之命僕婦攜示太夫人太夫人號慟出謂使者曰爲我持謝貴人使者望見血淋漓大驚逸去艱貞節烈不畏強圉旣完素履復安君姑雖古昔賢懿奇節異行何以越踰汪氏有典史外亦書此事雖小異其爲殘形體自誓一也汪氏以可模爲可則馮洪圖爲厲韶伯則不若得諸家傳者確也然明史言可程爲忠正弟汪氏左公懋第傳論亦云然今以爲忠正從弟豈傳聞者皆誤耶然卽公從弟其不能死致陷不義不特有愧忠正卽其家女士之激烈亦有色沮者矣汪氏又載忠正三書

揆其辭旨似皆在此書之後最後一書遺伯叔兄若弟則所謂弟者可程也書意以揚州旦夕破欲一死報國獨以莊烈之仇未報爲大恨其忠憤至瀕死不忘則可程之不克先死者益可愧矣

題凌子昇壤室讀書圖後

余十五六年前曾一見凌君子昇於江寧後余入閩伏處於瘴霧嶺嶠中十餘歲惟姚先生惜翁子壽甘亭子問昆弟間一寓書他相知率不知余客遊所日益闊疎去夏歸客揚州復見子昇時皆不相識通語始知人世利祿厚實名聲焜耀余與子昇別後皆略無得而困苦

顛厄毀謗之積兩人所處數年來殆不甚相遠然子昇雖貧至饔飧不繼而殫思慮著書不已所著公羊禮疏解說董子繁露皆精研經術可傳又達禮經體履邃曲禮論諸篇明粹通博雖庾蔚之賈公彥二君子爲之亦無以過是子昇雖不遇於今而必尸祝於後以視余困無所成者不可道里計矣夫人學術巨細成敗有不盡由所遇豐約者是貧窶中又有才不才也余惡能不一愧悔哉子昇以其壤室讀書圖屬題余居憂不作詩因書數語質子昇并以自強云道光五年七月八日

題江龍門射虎圖後

廬江江龍門伉直豪邁有才識頗達古今理勢得失利病而性術極周慎沈密善讀書喜談兵眞有用材也少時務習騎射嘗作詩云聞雞夜半舞刀環眼底誰登上將壇但願春風長滿谷短衣射虎入溪山往客京師識高麗使臣權彝齋敦仁趙心庵斗醇李石友時敏姜海下在衡諸賢石友又嘗寄詩云忽遇北風吹雪到短衣射虎卻思君蓋其樂值平治寰宇嘉鬯貞素通藝剛正疾惡之概爲外國所傾慕如是龍門遂作射虎圖以志其事武進李申耆先生嘉其材器爲題句復戒以養氣守柔徜徉山澤與麋鹿爲友區區斑奴爲不足驅除言

尤峻整所以愛龍門者深矣余今夏客揚州識山陽潘
彥輔彥輔明粹碩士也屢爲余言龍門才學通敏未幾
龍門自桐城來亦甚與余知雅余時將歸龍門出此圖
屬題余詩卽善亦無以過李先生者龍門旣爲先生所
知又爲彥輔愛重則思所以不負二人期待足矣因書
此爲別時道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寶山毛嶽生

跋雁足鐙款識拓本

漢雁足鐙薛尚功鐘鼎款識有黃龍永始造者一而王
述庵阮伯元兩先生所記有竟寧永元造者一與此器
爲五其形製斤兩官屬人名攷辨極明確黃龍永始造

者今不傳可見者惟此三器竟寧永元二鐙向藏揚州
馬氏建昭鐙則藏述庵先生家嘉慶二十四年余客陳
曷生海防同知館舍見曷生與郭祥伯江雲甫張子貞
各仿爲之詢其所自則云伯元先生官浙江巡撫時曷
生從摹得之疑此器已歸阮氏今李申耆先生跋云是
鐙向藏孫淵如丈家往過所居五松園搨本以歸而子
山書來云得之蘇州石氏豈是鐙已遷移數家石最後
得之耶余初見曷生等所製亦欲範銅爲之未果忽忽
十八年曷生諸賢久作古人而余與申耆先生復細玩
款志子山好古能鑒別旣幸器得所歸又追念諸友爲

欣戚者久之因略疏其始末以歸子山子山亦素識曩生諸賢也道光十七年四月二日

跋姚先生惜抱與子壽書後

姚先生惜抱學行文章澆醇簡潔務以理道見諸平易海內知者多矣而於書翰亦然少喜學董思翁書蓋嘗有詩云太僕文章宗伯字正如得髓自南宗其功力淡可見然脫去思翁柔靡習氣卽率爾筆札皆有儒者游藝氣象此又存乎學養之粹非徒力追險絕復歸平正意也嘉慶間子壽翁自蜀歸從游先生時有書往復頗殘佚今存者八通一書與嶽生所作通奉公碑文又貽

以所著九經說曲譽善誘蓋儒先成物志也然以愚蒙有負教誨文行多闕失重損大賢知人之明爲不勝感悚先生從孫石甫文學政事亦極闕通與嶽生交淡以淮南監掣同知擢臺灣兵備道嶽生送至嚴州瀧中登釣臺賦詩別去歸過松江子壽翁出示是冊追思請業時已三十餘年矣白髮門生恍親几杖尤無任山木悲云道光十八年三月七日

跋李申耆先生書東坡和陶詩後

陶淵明瑋抱峻節後書論讚多矣要其文行冲醇不驚寵辱不渝夷險樂天知命達於用舍宋時蘇文忠其庶

幾焉故其前後所作和陶詩氣體堅潔辭旨元邈悠然
身世誼多近之山谷詩云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
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當時亮識者已及也武進李先
生懷抱通達無異二公往爲丹棱書此卷書勢騫逸不
特如文忠所云守駿莫如跛從容圍範亦似淵明先生
用法得法外意真儒者文墨焉丹棱爲先生入室弟子
善往復辨論昔賢行藏文業先生用樂書此比余自嘉
定來江陰暨陽書院爲先生七十壽越五日先生歸三
河口余與丹棱畱院中大風雨無膠乃出此卷共觀強
余題跋余闇鄙無可髣髴諸賢者卽論書亦有鵬鷄別

余固不惜爲後世訕笑且恐訾丹棱過嗜土炭云道光
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寶山野繭學者毛嶽生書於院
中之輩學齋

跋周蔭南所藏包君慎伯李申翁二家書後

慎翁書奇峭勁質運以沈實虛邈自到神駿若李先生
則雅整坦白不刻意求工便得古賢淵妙慎翁所不逮
者大約在此求工一境耳余略不知書法淺淡姑妄言
之以博二公一笑

贈陳山鐸序

孔孟之道自宋儒講說後義理益闕廓純粹于是遂有

理學之名然當時已岐分爲二家後益舛馳其險詖蕩
譎固爲人心道術之害而繩尺自守者亦祇以單庸迂
僻之說轉相販竊託道學以自尊卽求兩漢時所謂經
明行修誠篤之士者蓋鮮矧望其能以一生學識紹開
孔孟微文大義也耶自考證之學興道學益衰其精博
固高出然器識閒閭鄙可議近日爭名之徒嗜考證說
衰復以理學自任論說道德誠毫髮不渝掊擊考證諸
失亦曲中要害而行誼乃詭薄僥倖無一事如其言者
則甚矣躬行之難也余嘗謂聖賢性命精微之學不易
聞也而所以教人者大旨志意不欺言行相顧而已誠

率而行之則古名臣碩士達則以經緯德化刑政而窮
則修于家庭以寡其過不外是矣易曰言行君子之樞
機也荀子曰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他事矣余
友清浦陳君山鐸質厚而言樸志端而識正其于文章
經術理學異同人世情僞多未達其奧蹟審其變遷而
獨平居慤謹自守務行惠愛于人余二十年前始識君
于黃子仁主簿家中時多言君居鄉曲不擇智惹必反
復曉以孝弟忠信之道閒至他邑亦如是會歲大祲有
司令富者準田畝出粟佐賑君產薄不中議一日走告
縣曰某有田數十畝不敢自欺謹輸上錢若干用贍困

乏素工醫凡延請者輒告以正心誠意外死生其貧者轉以錢給其所需以爲戇直可笑余雖重君所爲而亦心非其太迂時余年少氣豪喜交有文學氣節士後屢覺其徒事表襮又讀其書而慕爲道德士者與交淡其行誼乃可鄙如是因益以君謹愨爲賢余師桐城姚先生惜抱學行醇博海內儒碩嘗云醫小道苟非慈明篤厚之君子不能終究其義由是言之宋儒所以日夜講說者夫豈以所學冀諸單庸詭薄者流而君之材性其必見取于大君子也決矣君子于醫術尤深消息乎陰陽虛實運氣膚理者甚微至又喜讀陽明之徒諸書陽明

功烈德美俊偉明焯雖好異朱子要不愧爲大賢其徒附會乃日猖狂悖理余每慮君長者易爲所給思有以規之而無從今冬君年六十閒詣余曰某以愚瞽爲鄉里誹笑久矣然辱交于子願有說以益我使樂其餘年余固嘗引君謹愨自攷闕失用舉夙所聞習者與君參考焉子仁與我故而亦厚于君聞余言而善之遂書以爲贈余固不得阻也而謂余言之果合乎理道足以取信子仁而益啟賢者醇懿之修也抑古友朋相親愛之道歟

李申耆先生七十壽序

自昔名臣碩儒經濟文學繫天下之安危數世之隆替者其人既學貫天人名稱夷夏而天必假以敦龐純固康強之壽爲世儀表其於碩儒窮達不加損者尤恢美也武進李申者先生性術明淳踐履誠篤達於德刑之原平陂之理其經術足以經緯治忽其言論足以消息盈虛至問學則自天文輿地禮樂律厯聲音詁訓以及鹽鐵河渠兵技醫藥種植之書牛馬之經今古所謂至浩博奧蹟者莫不洞其羅絡窮其淵微凡著一書立一說極海內瓌偉奇傑之士數十年竭精力殫智識而莫或少越其圍範焉壯年成進士官翰林出爲安徽鳳臺縣

知縣慈惠剛毅威信畢達治績無愧漢時嚴將循吏旣以憂罷又不得志於上官遂不復仕乃以學教授東南益研幾於大賢所以制作者通於幽明殫於形聲以紹微文以開來哲功行德業之醇淡史書所傳述昔名臣碩儒者若先生其兼之矣然纂述義理之夔邃雖窮造化綜民物而性尤謙約退讓不以富贍自足不以雋美加人見人纂書爲文閎達偉異者輒推重嗟歎務成其業卽輕材薄技亦多假借以就其名而先代忠節方聞遺書堙佚日爲衰輯使皆著錄居恆祿俸束脩所入輒以振內外姻黨故舊弟子貧乏由是言之先生成物之

量愛眾之懷得操尺柄宣布 風化抒其飢溺之拯以
輔佐 國家治平之盛其功名可量哉昔孔子罕以仁
許人而論仁道之至切者莫若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
而達人先生立達之志可謂仁矣而仁者之壽又孔子
言也今年九月二十四日爲先生七十生辰先生弟子
與嶽生最習者蔣彤承培元劉倬六承如陳大聲周賡
良宋景昌熊爾穀六嚴徐思錯黃志述先期書來曰東
南節鎮以文壽先生有今學使祁公若弟子等歌頌則
彤思僭爲之而先生之賓客最親厚知待無逾丈者盍
讚述以爲小子導乎嶽生應曰夫山之崔嵬者其基必

峻水之澔溢者其源必遠先生之德美如嶽生所言昔
名臣碩儒見於史傳者信矣則自此神明之充子孫之
逢固也抑嶽生平昔習知者學術行誼亮博閱峻海內
則有桐城姚刑部惜抱嘉定錢少詹事辛楣二先生先
君子嘗受業於錢少詹事頗聞緒論而嶽生少時復從
游於姚刑部尋繹二家德言大都與先生同而二公皆
享大年則先生耄耄之慶又可決於今焉今嶽生與子
閒撰杖履時聞規箴幾忘親炙之幸也而後世材俊追
溯塗轍莫獲講授見茲值惇史之書爲詩人之禱且有
忻慕感歎嶽生與子者往姚刑部八十壽時嶽生嘗爲

詩以獻多述此指其以此言爲子師頌乎彤等曰善方
次序爲文而江陰教諭劉君箴山報曰先生仲子紹華
以先生樂淵冲厭紛囂養志承歡前十餘日卽所主暨
陽書院集交遊讌飲上壽嶽生以家事不獲來乃追書
之貽彤等使附於賓客乞言後云

姚太夫人七十壽序

夫古昔大臣其勳業名聲焜耀於世而行誼篤厚恭慎
終其生無絲毫撓其志則其閭門和肅敬順勤儉徽美
之風必有相爲表裏者嶽生少時隨先大父宦游於蜀
當謁方伯姚公於成都時先大父新歿於王事公所

以瞻恤者尤備後歸江南與子壽子樞二先生相知日
深嘗歎其兄弟皆抱雋傑之材學問淵深而志意冲下
不汲汲於名稱惟急於義所當爲因益信方伯德業之
美而知太夫人嘉言淑行早夜一心所以佑助夫子者
焉太夫人姓許氏松江婁縣人家世儒學動合軌則作
配方伯志行益彰方伯初宦雲南嘗畱太夫人侍養舅
姑於家者數年舅疾旣歿醫藥斂祀勤苦哀毀克協於
禮不遺毛髮後奉君姑就養於蜀誠敬周密恆得其歡
哀意旨至終方伯官四川鹽茶道時歲從大府治匪於
幕府或勸太夫人盍一避兵南歸太夫人持不可曰吾

大臣婦不可輕動搖以惶惑民初方伯丁母憂身獨奉喪歸畱其孥於成都服闋又從軍臺灣太夫人日夜伺聽動作教誨稚弱離其家萬里外旁無恃援經紀勞瘁終弗貽方伯憂方伯篤風義喜施與太夫人恆儉約以襄其資子壽旣高才而數不遇太夫人戒其畢志意於學勿復進取明智慈孝增宗族之休雖賢女子有弗能逮者夫前世女子不幸遭家國之變奇節異行不以單弱而志屈於強禦艱險恆歷困阨幽廢而卒優游激烈以致其孝養堅貞明白之操前史述之眾矣至於哲婦賢女仕宦顯達身處隆盛其所慎者不過奉養嫁遣之

事與賓客祭祀言語視聽之節雖因事顯晦才德優昭而世或易其爲者然苟女子盡去其奢侈忮刻驕惰之習知尊卑中外之殊謙謹恭遜率蹈典訓則世之不能齊其家而以爲不獲內助者奚由慨焉昔劉向錄世之女子善惡爲列女傳雖頗采異說然率致謹於女德之脩古來女子才而賢者莫如曹大家其所作女誡七篇惟卑弱勤勞威儀恭敬事舅姑和叔妹之道而南豐曾氏又以爲士之顧利冒恥不知反己往往以家爲累詩曰釐爾女士易曰家人嗃嗃觀昔賢之所稱說與易與詩之所懲美則太夫人所以光昭其德豈獨其門內之

行而已夫女子所遭遇雖有貴賤貧富常變之殊然所以正其已敬其事理則同也然則世之女子亦視其所自致者為何如耳往歲孟冬太夫人春秋七十設帨之辰子壽兄弟謀所以慶其親者曰知吾家之事莫若子願有作以壽吾母既諾而以事游閩書來已踰三月又離閩而復游南昌以故久未就夫詩人歎美頌禱之詞子壽交游眾而且賢必有詠歌懿德而致其期頤者輒用述其行已臨事之賢與方伯所以相成之道而善教其子者以為世勸俾子壽埶諸家築云



休復居文集卷二終

休復居文集卷三

寶山毛嶽生生甫

書

與凌子昇書

某白往見所作禮論以學士大夫都不講此足下獨博
攷古書傳記先儒論述穿井爲書固已心奇其才後數
聚談見足下詞氣質直高朗意思冲下又欽爲學古有
德人也僕才識不逮中人又數奔走雜擾學益曠墜近
雖讀書義達文失旣滯鈍復不耐堅苦其訖無成決矣
朋輩中才傑之士相爲彫琢詞賦論斷高下猶不足次

比於末至於推先王服術之意得古賢用心之淡正其舛錯解後蒙惑其不足議此不待足下知也然足下必過與而問者非以禮經幽奧習之者鮮苟有論說不宜人廢故耶若然則既以重足下道之廣又以慨足下行增謗毀如僕窮也然苟舍是豈遽盡獲厚實而訾議其果息歟則何如從所好勤撰述以自樂其道耶前云說經之文務使精簡無或煩曲足下既納其言矣至於鈎貫記注隱顯參覈史傳識其變通此固足下之長則僕終何以益足下也夫學有盛衰君子但當救其弊不當甚其說爲漢儒之說者其衰也穿鑿而拘爲宋儒之說

者其衰也果於自信簡漏而疎前欲盡棄其說固大不可近又欲舉廢漢說用致重宋賢僕亦未敢決謂然焉竊意凡說經義名物訓詁義理精微必兼綜其尤粹博者乃可此惟通儒少留意耳往疑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與傳言無服殊異子夏作傳誠後於記然士冠禮記猶稱孔子則時亦後先度不宜繆誤若此反復攷校乃得其通是曰兄弟猶曰小功則傳言無服益信足下亦淡喜爲然用故次序爲文顯白其旨未幾見太原閻百詩已有此說雖未博辨明著使達然亦精識矣學問之道惟求其是鄙陋幸合前賢又何必論自

已出始快耳足下索此文久以有寒疾又溼氣下達苦腰痛不能書今以觀幸教篇末云云卽見閻氏說而增者意不欲掠美故也端陽後當出相見風雨不時晦明殊寒炎氣不勝易生疾苦貧窶中尤宜加意千萬珍重某再拜

與姚子壽論沈冠雲說喪服記兄弟服書

某白昨獲書盛道前去嫂叔無服議并云吳江沈冠雲先有說前固求其書不獲近人江君所作漢學師承記亦未見他有欲達故略報今覩江書尋討沈君所說竊喜果合然頗惜不率明簡也凡喪服記云兄弟多小功

服與小功下其所爲兄弟服卽所爲小功服降一等卽小功而降爲緦此記之義也今沈君曰鄭於上記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此兄弟同義故不重出是固然矣然鄭不注者以記云所爲義明不獨兄弟爲族親故也又謂夫之姑姊妹見小功章而賈乃遺之不知是由大功而降者非此小功之降服也賈疏旣誤兼舉大功沈君不當更仍其說且沈君舉夫之從祖父母從父姊妹是矣而復舉夫之族曾祖父母類則殊失記義何也記云等爲五等之等降一等非降爲無服也今云夫服緦妻降無服竝包其中夫無服而可云等等乎從服遞降是固

不待廣推且淆等義而記不加明後或疑此夫所服爲
總也至因賈疏舉從母而謂從母爲母之女兄弟故亦
可稱兄弟則尤乖違不可母曰兄弟則子曰從母豈可
以母所稱而移之子乎爾雅云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是
云黨與已敵者而康成解服問外兄弟云云亦由敵者
而推非謂可名其尊者爲兄弟也季野論誠譌舛而沈
君說亦紛雜不能道所由然是雖知嫂叔之無服而卒
無以解記云所爲兄弟服矣夫六藝誠奧博自先儒訓
詁後旨率相表裏無晦其偶遺逸往故爲駁難爭名不
知而言者無論卽知而言之不精與言而益使繁曲義

或粗顯通此室彼則皆增惑而無益於經不獨禮經然
也而禮爲尤甚沈君學素精密他言多善此殆偶未思
歟百數十年爲漢學者多矣其解經知揆本末務祛此
弊者幾人是猶述宋儒者理輒推至高遠使人益茫然
失守不知是皆其先儒碩所戒固非善學之道也自晉
至今多疑此記云云閻百詩知爲小功但舉服問外兄
弟之注而不能確疏其詞戴東原則謂昆弟兄弟異義
兄弟則舉疎遠用知此非期服其說誠辨然古言男子
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孔子曰兄弟怡怡孟子曰周公弟
也管叔兄也及他書不可殫述者其皆疎遠歟故前議

曰他經言兄弟固不屬小功然輒有通親疎言者且傳各有義此謂小功可決以傳記曰小功以下爲兄弟知記云兄弟自小功始又其言所爲與經言爲某聲義皆別也期親昆弟妻無服至於小功則總是禮爲無等而世復云小功猶服則他從服可推爲更不達經云推遠意足下反復吾文當知非支離臆說故與前賢異也說經邃曲不可無徵然不通博則必陘隘無術道昔人謂訓詁必先解文字近世多明小學而段君若膺尤著然偶見其訓亾字義則殊牴牾不可曉古誠多訓爲逃而不皆然今繁引書證必訓爲逃無他義至引禮中庸事

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彼說善矣而中庸不可解也蓋字有一音而數義者亦有二三音而一義者是率隨文以明猶記曰兄弟謂小功與小功下也而苟專執則推他經傳必旨塞而詞悖矣某往惜怠惰廢學雖通其說不肖爲章句士近少習又苦學識淺薄特無事姑爲之弗暇計其成與否也平生不甚求名近不能無望人知前書當喻江書誤季野爲充宗誠然辱期待厚偶有得輒奉聞以冀莞爾慙悚慙悚不具四月十六日某再拜

荅姚子壽書

子壽先生足下前日得書教以正治身心日窮經書爲

中歲急務非足下與我厚且淡知鄙性懶廢不著書何
屢及此甚幸往時固厭薄士人文字多不通經術其才
者沾沾攷校於名物器數聲音訓詁之末著書非不多
立說非不精然於是書旨趣顯晦率多闇昧夫略通其
典章制度陰陽人事之迹敢爲闕廓汪洋之詞其疎陋
誠病矣然繚繞破碎乖離穿鑿惟枝葉之是增日相率
爲無用之學豈果大賢於彼乎是不待智者決也嶽生
初志頗思采取諸經生家說斷以己意爲一書後見桐
城姚氏九經說其於漢宋儒者說經精博處皆洞達其
奧窾無或遺且使聖人之微言精義勸懲嘉美簡懋繁

重之道率可行於世間攷正其文義舛訛又極明確雖
略有疵類無害大體以故懾不敢作且游閩中數年荒
遠旣無書籍可借顛頓窘迫歲惟謀食之不暇迺益棄
墜懵然無所記憶此足下所素悉者去歲歸客揚州不
意歲入可給又甚暇幕中不謹擾欲重專力於此忽遭
先大母大故哀痛之後思慮耗散復度終弗克數歲居
此偶作仍輟恐迄無以就負足下期待盛意耳嶽生不
得成此書不得不望於人學識議論雄峻高亮絕不矜
奇炫博又嘗厭飭先儒義理至足舍足下誰屬也足下
苟旦夕爲之斷去夫百氏之迂曲與苛淡造而慎擇焉

是何異懸車輪之的而使羿與養由基射乎然嶽生所慮者足下久知詞章記誦溺心之患矣近更不措意文字以爲吾義理旣明凡所論說皆糟粕耳糟粕又奚加意爲且專務章句亦害道夫道與文表裏久矣使人觀吾文而輕吾道曷若使人尊吾道而信吾文乎昔李習之在唐時頗號爲知文其文亦略無采色者其言曰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又曰故義雖淡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子厚亦曰故學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宋子京推昌黎文至佐佑六經是宜無假於外者然必曰奧衍閎淡詩曰出言有章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曾子曰出詞氣斯遠鄙倍矣則詞又惡可廢耶說經之書已不若史官敘述間有靈異詭譎可喜而又加之以朴塞淺易之詞是自棄其書也且凡著書不皆爲雋偉上智設也彼後世中人常士是何能涉其流之涓涓而決其源之必灑灑焉者哉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然豈不告以繩墨耶嶽生亦嘗云文章學問皆技焉而技必有道所惡夫技者學則險僻繁曲駁雜無統紀凡作文字不揆本末惟事藻績夸耀文采中則狹隘朽爛或怪盭而誕焉足下旣淡於道矣又何病其外之飾乎測算之學向勸足下略講習者以其有助於明

理不獨可治經焉近日人士益不耐艱澁幽蹟多嗤其術爲疇人弟子家言誠過而習此者又以其推校躔度不爽豪釐輒詡絕學謂他才藝皆不能踰意亦太矜然其術實至精密不易曉中法至句股而止耳割圓弧矢皆句股也西法則有三角以弧三角測天至簡易三角皆線也故設爲八線表又以加減代乘除故名曰對數凡諸比例參伍錯綜纖末備具不可端倪然確有實理與數雖閒出中法其殫心竭慮至矣大約西法奇異變化如釋氏中法則博而約該以密儒者之道也惟學必先西法西法明斯通中法不過尋丈且偏厯繁蹟乃益

知中法坦夷徑直聖人之教雖藝事必醇粹而當焉又宜先知開方以句股得數必用開方故也開方有正縱自平立至三乘以上皆然熟觀宣城梅氏諸算術書可略得要領梅氏於是學甚博而淡其立說亦明白曉暢惟恐人不覺君子人也惜當時士蔽俗學都不研討又書晦佚終其世不出使彼得覩唐時諸算經宋元秦道古李氏朱氏諸算書力索深思鉤貫隱隙恢拓中法使益昌大決非東原諸人可及也鄙州刺史張君通中西家言者所刻書有明弧三角理數與天元法者頗闡益梅氏未具足下往與通書可索參校焉嶽生無事輒益

治之井堙瀆沒粗有塗迹思鈍而昏不若少時遠甚律呂微眇其學久不傳比不聞有知者果爲之非通算術兼知候氣不可昔人以律起厯固不若實測精矣然樂果正卽節氣微弗合竊意其氣應必先覺可考年雖逾壯奔走廢學尙思一窮其奧亦望足下決畱意也漑亭書未識與江程二家如何然夙精算度必實有得若獲鑽礪之大善惜其家祕勿出耳承示朱子晚年定論辯一卷止泉翁尊朱子外陽明篤矣足下序而傳之豈好滕口說乎然序旣引陸當湖言矣又許王君希伊荅策謬議何耶王君之學自視與陸王如何且從祀孔子有

不逮陸王者王君能盡非乎學者從一先生游尊其師說見與師異者辯論排擯卽詆毀之皆可而必以門戶之見欲攻去異者之祿位爲尊其師則悖甚也夫議從祀何以異此且以孔子之聖不廢釋老當乾隆間陽明之學久衰又因斥陽明而并及陸氏王君意何取也謝上蔡爲學急於去矜王君殆不免於矜偶論如此紕繆幸教勿吝黃潛夫喜博覽知爲文文頗麗異時亦欲勉其進於道足下評其文殊當晦叔哀詞尙未就近苦目昏右尤甚足下體中如何侍奉暇時千萬爲道自愛不具

具
與姚子壽書

子壽先生足下前書論文殊不免漢以後文士見淡懼見嗤有德而獲淺薄之譏昨蒙手教似頗納其說惶愧汗出茫然於中甚矣足下之善誘也文章之學衰矣其衰也由於華言膚說日勦襲不止故耳是不悉蕩滌去文之弊不復而其道亦終弗盡其道與脩德業恢才識爲通博有用之學者殊異然實相輔苟求其深則亦無左右非塗轍耳窮經學古發爲文辭詭異不合或合而不盡辭雖備不足爲文之粹文諸體皆然而詩尤甚近有書與申甫論此事頗謂達其旨今往觀幸教不當故

匿不以告漢儒學盛程朱之道少衰昔年足下得餘緒於姚先生閒與嶽生論說時頗憾士不勤服習今日談者多矣外崇理道以飾其刻薄詐鄙自便之私夸耀取名稱用希冀厚實不幾以先儒爲利祿階乎聖賢之理日在人心沈溺旣久固宜其返然不應如是速且眾也務趨風氣相率爲媮雖不條舉豪毛記傳瑣事駁難爭名材能日隘隳敗竊慮其弊更勝元明空談性理不學之過足下以爲然否數數與有志者切磋講明涵泳以蓄其理踐履以褫其行嶽生雖庸闇計與足下終有得也時過後學敢意淵微異日粗知守約得附楊園足矣

朱子書未測畔岸不能遽言有得定告決不負勤勤指教也嶽生在此頗作文偶欲談議輒慨念曩日游從卒不能已已往者歲月忽忽唐捐未識繼今果不自怠惰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蹙然中懼又不僅離索憂也承示詩三冊近數年作尤雄峻而淵口是卽所云盡其道者讀已寄還比見宜興吳君仲倫文殊簡潔有條理尊尙姚氏篤守程朱姚氏稱之宜也其論姚氏與楊甫書尤有識聞爲人亦嚴介不苟足下往識之否嶽生數日中卽歸四月望後始來足下彼時當寄我書勿過遲也朗伯歸當何時入都

足下今歲歸否日窮理奧想益淳完久別言行多闕悚企而已卽日伏惟侍奉多慶略報不宣

荅孫遂初書

某頓首遂初一丈尊兄閣下久不相見思念如何往遠客固然近相去數百里復如是閒阻辱書惓惓良用悚企遠承尊體所苦平復甚慰困亨去來忽如飄風自達者視之則一也然以數十口日後之衣食不能不少畱念慮姑先謀其可久者餘惟隨事補捄則庶可次第著力矣某居此尙適居憂旣不製衣服故所入頗給然家亦十五六人日食米八升若客遊無所必益窮悴本無

儻石儲無可因爲高下故亦不甚籌紆燕雀處堂其智止如斯耳平時奔走困躓怠惰廢學近頗讀書材既淺薄又善遺忘往作文雖不屬草恆閱歲月不怠比有竄易偶懶不書已惜其詞力衰功倍其訖無成決矣儀禮注疏率精確無闕後儒好以己意亂之於是論說愈多蔽晦益夥用思略爲疏說冀易曉習此時旣不憂寒餓又甚暇恐易地不復能然意益汲汲雖然古人之於學也必明博大之理及所由措施損益之故豈若是糾紛破碎爲哉然視飽食而嬉或務譎耀巧言亂道者不猶愈乎且書苟成尙非無益於己惟諸書須攷覈者此閒

未具前頗假諸左右當副其願幸甚甘老詩文箋釋聞已刊刷良慰閣下不欺然諾事雖微度亦非古人不能第旣匱乏或姑徐徐不重傷甘老意否往祭文謹奉覽乞與子壽削去蕪累若可觀卽如尊悃附其集後然勿必也藁本便中幸見還王曉闇先生文集能購一分見惠否所鈔吳氏喪服釋例假示最善頻老當卽來揚州令弟處亦有書秋涼千萬節哀略珍攝不宣某頓首

與呂月滄書

某白久與虛僑者處輒增傲惰非頃奉教孰由自知闕失也近人士益不好學誑譎佻浮才行一轍其於文章

尚蒙眛域復何以識理道慎名實哉閣下狷介冲抑之性簡重開敏之懷不以顯榮而易不以顛躓而奪德業之美旣日謹所守而於文詞之末凡見於外者復如是欲然不滿務求其精盡始已此非賢者而能之乎知其爲賢者想當不俟一二相知決也夫誠德脩於己學通乎古雖甚不工於文詞固無害矧又若是之交美哉某於道德之要略不能窺尋獨於文詞則習之已久嘗以爲古人之文其可傳於後者必皆深造乎古自得於已而後著之於書故文率不背於道德而久可師法學者於文或蔽所由然卽於傳記百家之言浸灌鉛冶而膠

固塗合出入尋尺則其見於文者必質懦而形恢色昭而理惑約則躐踰而無餘豐則耗耗以易竭雖不毀敗掩著僞欺焉耳聰明俊傑之士極其才力所至或不淡於古或以爲無事於古誠自得矣然文或怪險味晦詭耀漓侈學博而患其雜識偏而至於悖自矜高出於人而卒至鄙野可譏議凡此蓋所以治其外者皆不軌則於道故也雖然身心性命之學其得失復何以異是故君子貴其存之誠焉慎其發之當焉拘而不能通踰而流於蕩則所謂自慊者何也昔與子壽論此弊而憾同志之鮮今幸得閣下與少海其可共辨說自砥礪者何

如某少時頗勤奮於學後流離閩越者幾十年艱苦中
遂至廢墜近始略識文章雄剛淡醇閎廓峻潔之旨又
於禮經度數名物體履闡奧少究本末性復好星辰推
步之術輒糞餽粥可給閉戶成所著書雖窮老海濱不
一悔恨富貴毀譽其重輕不啻毫毛樂所自得不求人
知自年二十餘時已有此志近頗炫鬻異前所爲誠以
闔家十五六人無田畝可衣食苟無人知可出干謁則
惟窮餓死耳某所學皆出子壽而性情之所尙志意之
所困子壽亦知之獨淡閤下日與之游當亦悉其有甚
不得已焉者頃有一書與少海其屯遘憂愁之念可察

也與閤下交久凡有可謀計當不待煩黷日來賤軀時
有不適又苦目疾友朋密者惟敦夫子仁子劬望之子
仁賢嗣潛夫皆有事不恆見以故益困鬱無聊譚氏昆
弟已行否良以爲念人便惟時惠書開厥蒙塞將熱干
萬自愛不宣某再拜

與汪少海書

嶽生白往於朋友間聞閤下文學政事閤放循卓邁絕
等倫後與子壽相見又屢言閤下行誼誠懇待交游之
厚有古簪賢者之風其時恨不得一見以慰其勤企之
切比於杭州獲副斯願閤下亦以子壽之言過而與之

并示前後所作詩歌瓌奇而不蕩勁直而不儻才雄氣
傑瓊變百出竊詫爲過所聞至其念學者之困阨流離
欲爲之道地左右志氣慷慨仁篤恆有餘於詞說不以
己之顛頓失意豪髮變易則尤非親見者不能察然竊
有感者以閤下之才行獲在高位其智謀績烈必復出
於世豈獨所以知遇士者而使否塞不遇之流交口頌
述哉獄生鈍拙無所知曉學殖亦極淺薄前略有呈者
又率其膚末之詞輒懼非笑重憎慚慙而閤下特敬禮
嗟歎之不置夫以鈍拙淺薄之人至獲知獎如此其於
知人之明誠不爲無損然其欲爲人士窮者道地左右

志氣慷慨仁篤恆有餘於詞說雖不相識猶可決矧獲
談議而夙相慕者哉獄生比亦無他求特以處境至窮
約闔家十五六人近惟餘二月糧過此往則所以事老
母蓄妻子芻米朝夕之需多無所出此非閤下與他朋
友道地左右而使客游有所其必至困阨流離不可言
述伏望凡有可謀者時賜咨度勿憚煩數誠使衣食有
可資藉不以憂戚耗散志慮復得究窮問學以成其所
欲著書其所以感激期待者固當不俟一一陳說也閤
下志氣慷慨仁篤待士周密如此自不以親疎爲嫌不
以力之不可爲辭而獄生於再見之後略不揣度遽

有干乞雖賢者不之責而其所自處何如也窘迫之中
罔計得失然其可淡存念慮者卽此可識事須條列別
狀於後伏惟諒察不宣

與喬申甫書

申甫足下不相見者二歲雖時通書問而謂能如聚處
樂乎去歲子壽丈書來道申甫近作詩甚秀雅而工前
月又附數詩至發讀之信然果與前書合也往相見規
申甫勿作詩僕非有不足於申甫也直以人才智有優
絀不工詩亦何損於賢申甫又性敏達耐艱苦喜讀三
禮諸書是書理道精博積歲月爲之尙虞不歷其闡闕

或遺夫器數繁碎耳詩誠小道然求其至不得不校其
輕重離合廢時日瘁思慮殊有妨於治經故勸勿爲耳
不意申甫精進不止詞章經術率如是美耶自昔魁閣
奇傑之士其於學術綜貫富蓄豪髮不遺固如此乃俯
自愧私咎妄測之過而冀申甫之不我罪焉雖然竊意
申甫尙有未達者近時能受盡言而不怒者獨申甫諸
人僕又何樂此默默耶一簣之士無益巍然而必增加
者似亦親愛道也僕聞之詩之爲道氣雄淡而識高遠
體峻潔而義淵厚歡愉感歎一出於性情導源乎古而
卓然異者上也繁隸故實無復法度或怪僻而失險雕

續以傷巧言麗而氣囂見瑣而色敗若是者下也昔人
覩夫弊之紛然立說欲盡廢之以爲詩發乎性動乎天
機冲靈蕩逸而已奚學之賅洽爲哉其人於詩非無所
見者也然天下至冲靈蕩逸者莫如水至堅凝重厚者
莫如土水不聞有不附麗於土者則詩又何能不附麗
於學耶是故善爲詩者無過於多讀書讀書多則性情
才識皆有所附麗而當於理矣夫古人之詩至於氣雄
淡而識高遠體峻潔而義淵厚歡愉感歎一出於性情
繁隸故實條達而疎淵沈涵蓄轉益其流者何哉然則
學古人之詩而惟其詩之是求則必無大過人焉者矣

然古人既有此才與學矣文章體制抑各當矣其辭旨
刻淡微至又未嘗不善焉蓋詩之剛柔華實古人工者
不必同也至於道樂宣憂取舍苞并則雖極剛柔華實
之萬殊而必充以阻遏於中其溢而出焉無勁疾而剽
者無擘緩而殺者則古人未有大異者矣且事或顯晦
數十韻弗能盡者而約以數言又文立於此而義見於
彼或淡刺微諷而故亂以庾詞詞已畢者義未止志已
罄者言彌長抑揚往復一篇皆然卽一二句無不然此
非淡於詩者不至焉前明諸公喜爲形似高壯無得語
世固病其僞矣近日務爲新奇可喜者說亦衰一二浮

薄輩桃纖柔脆培擊名賢相誑謫爲美又恐世人鄙其
不學漁獵史傳非欲作是詩姑傳著炫博其實撓竭無
有此至妄陋不足道亦不足爲詩害然頗惑人宜慎雖
然度申甫明慤可無慮間有淹貫於學又甚達詩之正
變得失其詩或皆陳言意塞氣滯乃至不能望朱錫鬯
胡稚威二家門戶者何哉則以其辭旨不求刻淡微至
而惟達臆之是恣其弊遂至冗沓耳然則才與學都無
闕焉而苟昧於此猶不免爲近人之詩則申甫其可略
而不講乎自漢至今古人詩傳者奚止數百家其甚粹
而完者若元亮太白子美退之子厚以及子瞻介甫魯

直裕之諸家諸家之中子美尤邃昔魯直屢告人讀子
美夔州後詩子美前此詩固壯麗雄厚矣然辭與旨如
前陳者則自夔州始盡焉又子由論子瞻詩云至斥居
黃州益進僕嘗讀其過嶺後詩俊偉豪邁之風一變至
精淡華妙比興之工髣髴子美加沖潔焉然後歎魯直
爲知言且益知魯直之詩奇雅而博峭直而堅句法一
出子美舍子瞻無足與抗者矣夫詩之精微非口語可
告也其可告者止此申甫其有意引繹乎僕少爲詩喜
多作幽雋句頗獲譽出詫子壽子壽嗤曰此名士詩耳
加瑰異則名士雄者耳時頗辨論而中慙甚乃棄去不

復爲後往來閩中者數年山川人事旣輒感動又讀書益多時作詩寄子壽子壽淡以爲可同郡彭子甘亭又從而張大之僕亦自喜用心不謬然時見諷刺已不少數年來詩似益進於前面訾背詬日益嘵嘵是僕欲告申甫以古人之道而使申甫先受近人之累不亦甚無謂乎然昔賢達文學行誼可質百世而當其時不能息謗議者多也彭子已矣不復作僕與子壽固近在咫尺焉申甫其益勉無疑怠子厚有云後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以爲蒲捐馱馱何可當也相知至淡語不計僭想申甫必默喻焉僕居憂旣不往江寧應舉三月中歸嘉定又思不往松江無由相見故以書道如此伏惟卽日侍奉多慶不宣嶽生再拜

山石 荅李申耆先生書

申耆先生閣下去臘十八日奉十一日所發手誨旣病寒方亟又知從者已歸三河口第中未卽復入春來伏惟道體嘉勝繹志自病愈始讀竟其書理義明粹學識通達先生代顧序云有說苑新序法言申鑒人物志潛夫論中說之宏肆而精粹過之有正蒙近思錄讀書志呻吟語之醇明而條貫過之蓋周秦以降未之有也周秦間何敢言然自唐以後實未見是書則評騭諸語洵

非溢美也嶽生嘗欲少去其言之繁繞近易者先生亦
深以爲然益恨兩年來率以事阻不克爲此然千尋之
木容有拳曲之枝徑尺之璧亦何傷微類哉命作序已
就問學遠不逮胡氏豪髮豈能述其深邃文殊庸闇幸
爲大刪削之至感至感元史益得統紀已寫出后妃公
主二傳其所由舛錯刪增又成攷辨數卷諸表皆定惟
須自書病後頗畏繁曠中止亟欲就正先生當率攜至
也石甫已有書來微有所惠揚州館未成二月望後當
往儀徵特久困屯辦裝殊不易久不奉教仰企殆不可
言知先生亦甚惓惓念之不已欲先少盤桓講院中論

說數日以遂志意能早來卽進行也尊譔二首謹奉去
恃知愛至深厚妄有獻疑惶恐惶恐春寒惟道體善爲
斯文保愛不具正月二十一日

荅宋冕之書

辱書以前論錢氏朔實攷中日分反復曉解又舉何承
天所造調日法術使日法朔餘法強弱俱當後術家雖
改易名稱祇施本術他凡論箸所引仍名日法言極明
通簡要深達諸術理數爲是道之銜轡也然前所以惑
者以漢志云法一月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似以日法分日之四十三非謂日法爲八十一分也尋

讀史記麻書有紬績日分語而漢書日法孟康注又曰分一日爲八十一分已自悟前說之迂曲今而後益廓然于胸也足下疏解多精博雖鄙性舐滯亦略無參差偶有增損恐舛錯悉條別紙俟相見商論之嶽生亟欲來而願輒違然望後定可行他爲謀者亦諾餘具李先

荅章西徠徵君書

嶽生頓首前月二十九日復得誨教累幅所以憫其困者甚厚惟獎譽太過斷不敢任感愧靡已盍勤悚企嶽生愚昧於藝術不甚通習此閣下所深悉者數年前頗

少究心服術以爲禮經所列前賢所論議比附皆極明確獨明儒好以己意亂之往略辨駁怠惰因循訖無成書然義類少通輒喜言其得失前故陳說尋承開示尙有未釋然者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正義論謂嫡孫承重之服又云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也羅虞臣論婦人無厭降之義引曰夫孫爲祖母後者祖父卒則服三年不得以皇姑在而爲祖母期也記謂嫡孫承重而羅氏釋若爲所生祖母已悖記義又別出皇姑云云則益不知其何所本此閣下爲其所惑者而閣下荅客問中亦有公子之妻爲

皇姑大功則誤與羅氏同也服問曰有從輕而重者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康成釋云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正義亦以爲皇姑云者避其嫡女君之嫌然則皇姑卽君姑之異名決矣禮固有稱皇姑爲祖姑者且有稱女君爲嫡祖姑者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于皇姑又小記妾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康成曰女君嫡祖姑也禮文率有義旨不可以曾子問篇之所謂皇姑當服問之皇姑猶記云易牲而祔于女君不可謂凡稱女君皆謂嫡祖姑也且孫爲祖母後之文記義甚明白

易曉祖父卒則孫爲嫡祖母三年無所謂厭屈者而羅氏所云不得以皇姑在降爲期者何也皇姑云者是嫡祖母何人記本無此欲申己說強爲埒麗祇益淆亂又皇姑君姑稱者從婦人而言也孫未有稱祖母爲皇姑者則其論說乖謬不待辨可悉問下所由亟取者其論嫡不厭庶之文與尊譏春秋比辨妾母稱夫人義合用是忘其舛錯夫禮尙變通服緣義起必遏母子天性之恩以從嫡庶隆薄之分致貽後日猜嫌疑忌有不可勝言者比辨中以宋呂夷簡之所爭爲非無識是固然矣然攷諸經傳先儒論說成風亦有不可盡黜者左氏公羊

俱云得立爲夫人叔重異義亦云經無譏文康成旣駁之而服問羣臣無服下康成釋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又曰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由是言之文公四年書云夫人風氏薨後曰葬我小君成風及他書夫人小君者春秋之法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安知非俱從其所稱以著其例與且穀梁氏固非之矣則康成駁難不可謂不達禮意者也前示文一首論文姜之罪嚴矣頗有異同者非欲閤下故爲艱澁文也特文句中有宜易去者敬出私見疏於別紙山子文淵懿澁厚大似西漢人其篆

書固出於鄧石如申耆先生論書亟重石如云山子結體能自異意非無見山子今居常州黃潛夫名汝成居嘉定西門外博涉多通文亦雅密其家頗饒於資又多藏書年甫三十材可大成惜爲應試文字所困此時尙未能壹意於學子浚大令漢軍蔣氏穿井史學詩率堅博奇雅嶽生次子聰敏孝謹不幸遽殤愍悼雖澁頗自抑損屋宇至小怫悞之色不絕於目悲泣之聲時聞於耳適欲忘之輒不能息欲強禁沮轉增惻怛衣食復匱以故心益困劣然斷不敢仰累萬一必喻此意江陰之行須少竢至望後他有所請謹具於後入夏宜熱時陰

微涼千萬道體為課述珍重不宣四月三日嶽生謹頓首

上藍宿松先生書

嶽生聞古之賢碩道德積於躬而事功可拯濟天下皇皇焉亟求名位以達其道者上也其次則敦行明誼問學極於鴻淡奧博政治則明於古今治亂興衰緩急先後之本達則有所利於物窮亦有以自樂者至於雕繪文章綜貫名物強自立以獵取聲譽人稱之則喜貶之則憂雜著書以該博自任者又其次也若夫錮其才識俯首下氣揣其離合長短習為無所用之文以迎合主

司之尺度獲仕進通顯以為光寵其不肖者復藉是尊大夸耀儕偶且以為科目外無學問功業者下也嶽生資性魯鈍荒墜道德之要既毛髮無所窺尋即雕繪綜貫之學性喜攻治亦略不竟端緒不幸少孤貧未冠出遊迤邐於福建江西間者且十年既窮而歸仍無以自存活歲遊旁郡州縣幕中俸沓頽放久成惰遊真庖狹室惑不可教誨人也其志初欲得一第少紓顛踣博升斗之祿以養老母而瞻妻子然困於省試已二十餘年矣中間惟錢唐屠孟昭先生為一薦於主司思遂捨去不為今歲以遇更窮約冀一得當復強應舉天氣炎歊

頑肥尤苦苟簡浮薄輒自愧沮不意乃爲大君子所知
獎許矜歎意至於無可增加雖於閤下權衡精當實大
毀損而庸鄙私所用心則鮮有察至是者豈非閱識高
遠亟欲收瓌偉之材以儲天下之用乃至不遺豪末而
使士無淪落之憂哉嶽生雖爲主司所抑不克仰副閤
下勤懇推許至意而得出大賢之門其爲欣幸感頌何
如也夫士當否阨之日爲時俗所訕笑一旦有當世賢
者振發其志氣而大慰其擯斥不遇之感雖至區霧暴
棄亦思激厲自奮馳驅誠疾猶執鞭箠而策之以期無
負知人之明而報閤下薦聞之德矧嶽生少知自好哉

竊自傷悼年已四十奔走勞瘁精力衰退久思自屏荒
野與田夫牧豎雜處終老豈可惜不知懲戒復懷筆硯
與後生角逐技能至重取辱也或出遊有資餽粥少給
朝夕不至紛擾得一志慮於學術時時研求於德刑禮
樂通變措施之理及天文輿地書數訓詁之學益治其
文以粗聞道要而後世賢者觀所纂述嘉其困廢中尙
不墮敗而滋門下之羞則私衷所日夜思圖報于萬一
者嶽生自先大父簡州公遷居嘉定寶山學中書來甚
遲故久未修狀茲承命錄所作文郵上伏冀時賜開誘
使少少獲成人材不終湮塞幸甚幸甚臨書無任仰企

儀文學鴻龐粹貞雖历年所罔或湮墜則茲邑所以崇祀孔子者度必堂廡巍列修飭加勤副其禮俗與他邑殊異道光三年春臺來知縣事始至釋菜於廟覩其宋棟撓折垣墉傾圮大懼歲久或至墮敗是年江東大水漂沒田廬不可勝數邑亦大災賑粟不遑越二年民力未蘇爲請於大府少敬營葺而春臺尋奉檄浚河淮安去年仲夏重蒞是邑教諭龔君慶來縣丞姚君大成典史唐君玉樽巡檢胡君廷儀與邑士賢者咸用兢兢不作是贊乃益合邑士之資與罰鍰所得共數千百繕廟以內自殿廡至於櫺星門崇聖祠至於祠門廟門外名

宦鄉賢二祠祠前泮池石梁石欄櫺星門外中與東西三坊坊左右石欄廟東南隅文昌魁星二閣以及教諭官廨中尊經閣明倫堂西偏齋舍凡由廟及者輦石貨木雕績磨斲補缺增完次第周密惟神宮則尤閎廓堅殖粲鑠峻伋降登惕然其庶克祇饗靡忒嗚呼夫子之道大矣豈假茲式闢景顯人士明肅恪恭之心自不容已誠由執事之敬上窺清獻儒學之傳而後之宰斯土者亦念清獻所以治民詔士者合乎孔子之道職斯郵表瞻望涂軌其於治己治人或稍稍察夫毫髮廟成於七年孟冬春臺未敢瀆祀二月丁丑乃率僚屬與縣

學士行禮於庭嘉茲邑俗之淳而喜鉅工之就相與讚
歎歡欣刻銘茲石以垂億載其辭曰

荒陬海聚化被不遺崇德報功禮教是資維茲廟舍有
宋始基元明迄今稽度修治高甍巍闕瞻享有時風雨
攸蝕桷腐礎墮丹漆昧黓罔肅嚴威嗟嗟蒙瞶豈測高
卑寒暑成歲亦識其機岳瀆奠位亦聞其陞矧茲隕缺
實守土譏乃斬板幹陶殖塗塗髻墾是棄雉筵是咨修
廣厚薄既成不弛神寢幽謐階序恢夷松柏猗那泮溢
清澌提提秩秩秀士笙師合樂羽舞薦璧陳犧敏恭戰
惕交攝威儀丕若不顯郊圻熙熙昔置百石禮器饗祠

咸有讚述今胡不宜爰刻豐碑立於池湄土木誠碩加
飾其施屬功教護尙徵此詞

淮安府新建

萬壽宮記

代

淮安爲江北大郡而治河與漕權使之臣公廨又立於
郡縣遐邇由是僚屬之盛幾抗省治歲朔冬至 聖

節令日昧爽朝服謹相朝賀於其所治先是天下省治
暨府若州多崇築棟宇爲朝賀之所敬尊署曰 萬

壽宮茲郡獨河道總督歲率其屬朝於清河縣西之所
建郡城則百數十年文武職事月日相率趨拜於府聽
事前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臣奕疇

督理兩淮巡鹽御史臣阿克當阿監督淮安鈔關臣七十四淮安府知府臣景寬署淮安府知府臣藩山陽縣知縣臣佐以爲明歲孟冬六日

皇帝六十萬壽環

海屬國凡名隸於禮部與理藩院者嚮慕賓伏大小數十島穴山國月竈日出瓊裘卉服航浮繩陟以及沙漠之野葱嶺之西酋長部落繁不可極內則王公大臣大學士尙書下及百執事外則封疆節鉞之吏莫不遠修職貢近執珪玉車馬輻湊集於京師淮安旣郡大而多處重臣又例不當入朝相與焜耀華侈重損聖德率茲簡樸亦不足以展形儀昭誠恪爰卜吉日於城南

築爲堂廡若干楹垣墉礮簷阿榻棗咸去藻績彫琢而更衣參拜供帳禮樂之所高費覺楹殿麗宏敞彰厥威儀屹然崔峯千萬億禩臨斯淮海肇始六月成於仲秋工節衆悅屬記於臣臣惟前代臣下率因朝會宴饗宮成軍克及他符瑞之興更起奉酒上壽禮不專於誕降之日其制猶簡唐開元間源乾曜張說表始立爲千秋節嗣是天子多崇極顯號而慶賚歌頌之事亦繁以侈其臣賢者或迺因是上書借以諷諭皇帝撫有區夏功德崔巍充塞天地而愛育黎元日慎一日淵沖儉約不立節名遇大慶典先期蠲復大赦戒天下

無輒貢獻外臣自總督巡撫以下迺敬營室瞻拜傾嚮
舞蹈歡欣式是著令臣竊以爲自古神聖之君躬化之
成莫斯俶焉臣觀於詩天保之章頌其君曰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而始以爲遐福之降基於單厚烝民至於考
室則有斯干九章康成釋其義旨又以爲德行國富民
人殷衆迺始修起宮廟寢室自漢司馬相如揚雄之徒
上林甘泉之賦皇麗詭譎多及游觀由是論述浸以侈
靡日鮮德美今茲繕修非昔苑囿之比而羣臣樂於四
海細緼萬物嘉鬯因是營葺以爲 萬壽無疆之頌
相與夙夜虔共思所以宣布之者區區詩人詠歌之迹

臣愚且爲不足盡也臣昔奉

命督漕於是邦有志

於斯今樂其成也爰書終始歲月諸臣姓名并謹述

皇帝撫綏華夷治所由盛羣臣儆戒以期執事之敬

刊茲樂石永與

聖清無極嘉慶二十三年某月日

賜進士出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

東臣某謹記

儀真修齋院記

代

淮南北多鹽田鹽運至廣其淮南出者往給五省皆自
場所用舟運泊儀真天池官司驗白咸式禁令始易巨
艦泝江以行巡鹽御史雖總大綱亦數往視故邑舊有

使者官廨蓋重其事也當康熙雍正間復藏

御

書之賜於堂歲謹瞻省署益嚴肅然使者既遠處郡城或往益疎地既斥鹵垣楹易歌雖屢營飾儀駁不章某奉簡命督饒揚州官利民食畧得統紀念茲弗新後愈工鉅道光五年某月用屬都轉楊君本昌檄權監掣同知應君洪鈞仍其故材增易宏廓應君通敏勤辦越月功就堂廡閎閭庭阿牖序輝麗堅殖率完厥初因以書來乞記於石夫官寺由設將以壹志慮出條教非徒爲使者宴休地也使者去來誠念

奎章焜燿

褒寵所由而思

天子仁聖惠利東南官權於商商

糴於民苟失重輕盈縮交病尙克夙夜公廉無苛無縱其視此室勿俾漏闕署始設於前明往卽建於批驗鹽引所後易大使官舍於外孰由商作孰爲官增廨凡若干楹皆具前巡鹽御史全德記今止修築故畧序次歲月名氏并繫以詩用自惕勵其辭曰

煮海作鹽歲溢江滸輦運不勞百千鳴鶻弊與利生隱隙難覩孰察於微治窮芒縷爰飾牆宇博議以處無蔽我明庶達其阻仰茲宸翰日躔輝光皇仁

丕迪江路康莊伊何宣職賦集民康昔唐劉晏不擾以充有宋李沆易載以公尙其施設古賢是同邃簷峻間

棟修而隆是用孔固貴增其功廉以爲基勤以爲墉俾刻此詩以箴我躬

上海縣黃婁祠記

江東郡邑其瀕海者田或磽瘠燥不宜稻民率藝棉以織爲布棉用至廣而布之利亦至饒益始民喜藝棉頗傳其刺嫗之法而踏車推弓之具未備棉熟率擘去其子用竹弧震掉几案圻使爲絮以參統襲元時上海烏泥涇有黃婁者始遷於崖州後附海舶歸盡得其所以績布者及諸組紉錯綜技巧輒以教其里人人爭放效以故績益修習而布出尤善今自東南至西北多出布

杓篋紡績之器微異都不傳作者何人而江東著錄則皆云昉於黃婁可決昔治布惟以絲泉紵葛宋末棉自林邑始入中國逮元元貞間浸盛其績爲布簡利省費實倍他物元時旣爲設提舉司而前明賦稅亦許以棉準米近世郡縣棉出幾敵租稅半民間服用恒資布行販益遠民日取富且棉苟熟雖小災祲不爲害贏羨所致皆出黃婁而上海治益近海凡海舶多泊其地然海道出吳淞江口迤北通山東直隸遼東僉利沙船沙船不能往貨他國歲輒載其菽麥以市於上海旣則稠載布與棉歸往歲淮泄不能達河漕運稍阻今總督安化

陶公官巡撫時嘗以百五十餘萬石米餽沙船輸至天津不兩月皆辦海運後廢不行然沙船率歲時衆至不絕其利故在原勢徑易則其爲功可謂博鉅元時上海黃漚已有祠祀前明凡再建立皆廢邑人士感慕其德乃告邑侯仁和許君乃大爲力上請歲祀于官未獲後山陰平君瀚來復固請得之先是邑人李君筠嘉以吾園西偏隙地四畝稽度爲祠及是益完葺殿閣廊序修廣中度闕邃堅麗凡十有五楹費用金錢八千緡有奇皆出輸者教護鈎校勤勿遺漏則徐君渭仁力也祠建於道光六年十月麤成於明年三月請祀亦於是年而

列祀典則十年六月二十六日禮部牒始至其初請者十四人會錢者若干人皆列碑陰次序嘉烈用示無斲乃祇刻石以銘其詞曰

海濱眚窳沙礫弗治爰有嘉種林邑是資乃旣播穫弗克緒絲是攤是捩是攬是規維神之則毳毼歲滋郊墟火耀夜聞緯杼同巷相望達於江滸黔首齒繁莫瞻禾黍富媪縕靈益開任土負載牛馬梁雍秦楚環海所通鷗馳隩阻川涂島嶼堂闕濤波朋浮艤泊檣比山峩僦貨使漕如川滙河高下肆因惠利無頗嘉斯績織實爲環樞蒞於食貨毗於訏謨熙熙穰穰受祉不誣乃紀神

烈乃報神德修棟巍蕞恢耀加飾康我行商豐我居氓
管蕭旣炳益醜旣清神其樂只海甸以盈鑄茲貞石億
祀德馨則川海島興堂闕高敞徹管籥自鼓北山以樹
奈富游洞天巖記計上負沙縣治在萬山中水自永安來下趨福州皆阻峽湍悍
蕩潏溪中石林立望無路水日瀆激如霜雪故地益幽
險其山率無名其有名而最峻者莫若呂峯奇奧夔邃
近治而可游者莫若洞天巖由城西折而南不數里可
至多楓檜楸栝篁竹積如巨浸仰視不見峯垠嶠至山
半有石倒垂如植華蓋日蓮花石自石下陟山頂有佛

寺樓殿可眺望循山麓而西峭壁崔峯危閣欄楯鑿石
半出有樹皆側立對壁爲坡陀中有澗多奇石竅穴潭
洞淵韜敞冥遠峯近谷向背異形俯闕旁觀幽窅增惑
澗西有巨坂寬畝許濡沕可涉茲山雨後有巨瀑奔匯
澗中水深至三四尺故羅豫章名其石洞曰濯纓余來
時久不雨山無瀑石洞亦無水宋時邑多名儒羅豫章
李延平鄧耕欄陳瑩中諸先生都往來是山而李忠定
宣和末以言事謫監是邑酒稅嘗居山中故山中頗傳
其與僧語遺事然以地荒僻卒鮮知而游者嗟乎奇奧
夔邃之觀隱伏於瘴霧榛莽而山卒不自損其美焉然

則士亦求其美之在己而已余客是邑曾兩至山中後不復來今歸數年自憾昔多暇不亟游是山客有自南來者輒言茲山之勝余旣仰慕諸先生之風而樂茲山之美復思一往游焉故追記之俾客歸刻諸溪石上道光六年五月朔日記

圖中典裘購書圖記

余少時見姚惜抱先生於鍾山聞先生論詩雄深堅樸無過德化陳東浦方伯公後見先生文又亟稱道之時頗憾不及見方伯公去歲余自閩歸南城先生適爲嵯使揚州招余置賓末方伯公之子棠湖爲南城之婿亦

自九江來揚州與余同處公廨四并堂後晦朔屢易相知益深余往時所景仰於方伯公恨不得一見者用是少自慰棠湖爲人抗直好學多技能篆刻詩畫皆識其淵妙偶爲之皆近古賢頗有嗜好而尤喜聚書昔方伯公罷官時嘗有書數千卷至棠湖長時無一存者棠湖家居旣屢出餘資買自族人去冬偶見鄱陽胡中丞所刻通鑑文選善本亟典裘購讀之復以此意作圖索記於余昔溫公書成僅王勝之能讀一過文選之學近惟爲詞章家剽竊之用蓋真知其有益體用文章者寡矣棠湖旣明敏多才出其餘學可進取得科第乃急欲退

伏隴畝攜其所藏書誦讀於所居對廬書屋中其志趣高曠殆非時賢用心可及然則方伯公文學之盛吾見棠湖行且恢大之矣夫凡物不可專於己而書尤聚散無常棠湖作此圖非以得書之艱示後人冀其或少保貴歟余家世藏書甲於一郡先府君歿於京師所攜書既散佚後先大父殉節簡州書益蕩然無存家所藏者率爲族人乾沒余出游後恒用傭直餘錢買至千餘卷然則爲棠湖記者莫余宜矣故爲述其始末如此云

桐陰讀書圖記

余友黃子仁先生聞學行誼淳邃端亮又善爲詩歌簡

泊得古賢遺意賢嗣潛夫精博有文三壻皆有才其季爲海寧陳子質齋尤雅飭知學子仁居嘉定西谿頗有竹木幽曠之勝余時過其家醉飲溪上質齋屢來游偕余登眺不厭余旣嘉質齋志慤氣冲爲時彥俊又聞其尊人立齋翁縱博貫穿纂述不衰諸子多才傑益喜質齋能守賢父兄之教不特子仁得佳壻爲可矜尚也後余游江陰交質齋從祖櫟餘大令見其議論明瑋學識高曠竊嘆陳氏文學治行高於東南世有其人而質齋將益恢其傳緒焉矣夫世家子弟不特奢侈逸諺爲不足道卽材器通美雅擅文墨爲海內方聞之士而囂凌

虛僑毀譽遷隨炫鬻形勢又烏足爲賢傑哉今質齋志
愨氣冲喜聚古書鑽研攷證有志於文章經術其意量
閎廓高出人士奚止什百雖古賢哲德業之尊體用之
備不皆係文章經術然德業體用堂奧也文章經術門
戶也天下有舍門戶而能入堂奧者哉然則質齋亦善
充其器識而已質齋僑居於蘇州之桐溪濱而書室前
又多桐樹皆高數十尋春夏間綠陰徧牖席鳥鳴蒼翳
不異巖壑質齋習而樂之嘗作桐陰讀書圖乞善詩者
歌詠之而屬記于余余與子仁交至厚又賢質齋之爲
人乃妄以老故之言爲表嘷焉嗟乎余日衰退思屏居

溪上與子仁溷跡于漁父牧豎時泛小舟窮灣澗爲笑
樂風雨晦明雲物遷變固有君子之思至于月出波明
溪上老木數千章多作龍蛇形蘋藻若浮空中游儵大
小皆可數曠邈之境尤可念質齋讀書有暇亟來嘯歌
必有得于明志修身之道而益有味乎履道坦坦幽人
貞吉也區區文學云乎哉道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寶山毛嶽生書于小梨嶺室東之休復居

休復居士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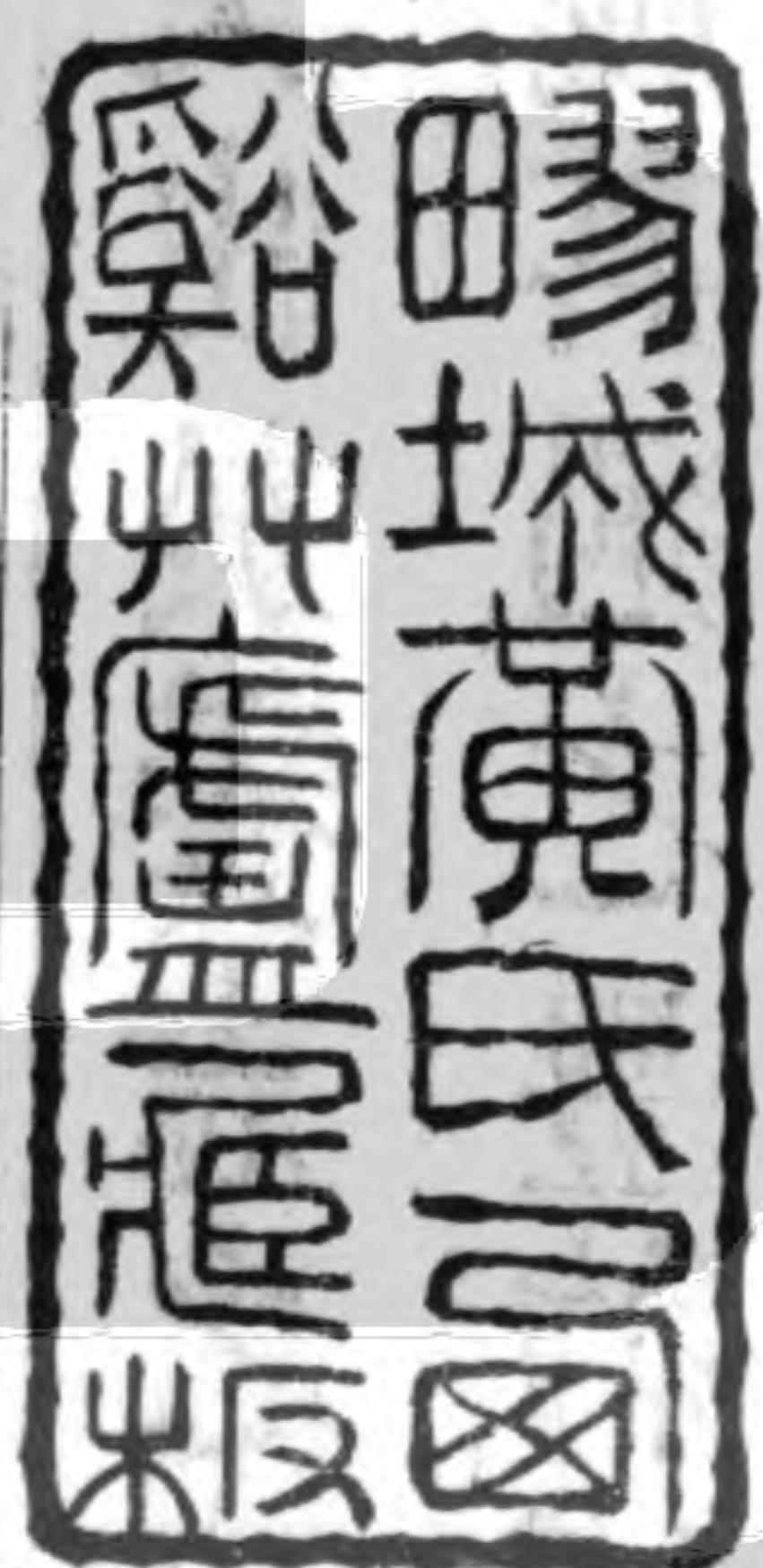
嘉定處婁江之東地益近海平衍無高山穹谷潭洞竹
木之勝以故瑰奇豪富之子往往輦石鑿池闢爲園宅

谿澗峰壑隋隋天成凡松栝竹柏芙蓉薔荔芳草之屬皆具而臺榭樓館隱顯參錯曠幽邃偃息觀望而益以堅士大夫山林肥遯之志不可謂非賢者事也余同郡胡君質夫行介而和跡近而高學既傑出於衆而性尤肫篤初亦思自見於功名既棄去乃益一意於詩詩益高雅不易得嘗以其尊甫先生好游未果爲營園池於居側以娛樂其志尊甫既亡不忍游是園者數年後始稍稍修葺日侍其太夫人遊焉暇則讀書屬文邀賓客飲酒爲歡其趣舍粹亮洵非戀爵祿而衰色養者比焉夫園居泉石花竹之饒君子處以廣其心而悅其性

者誠不謂無益焉矧又出於養志之事哉由是言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亦視其遇之豐約而已約者且以求豐而豐者豈可約哉文章學問名譽之立所以修其身也仁義忠信惠愛之休所以仁其親也然則胡君夙夜兢兢思益成其志者善惇而弗衰年艾而加勤豈僅是園宅乎哉余窮於世頗思屏跡於荒閒以自適今秋七月與胡君偕數客消暑於佛寺越旬日復飲酒於徐氏谿堂後復會於園中會必有詩詩多咏其館宇卉植所以樂嘯歌此者不獨以其園之勝也夫古之賢者棄人世慕尚之事若塵垢而入山藪友麋鹿亟去而不顧者

其節誠峻矣然傳記所載不聞其偕往者衆焉故余以爲近世獨行復絕之士不可望於食衆而無田畝者也然則余思屏跡於荒閒尋衡泌之樂冀庶幾於古之滑泥揚波者其尙無期乎胡君旣謹錄其尊甫葺居詩二章并次第前後所作詩刻於壁上而屬記於余胡君先自有文具述其可遊者余故略焉而更以余所慕者爲志之石云

休復居文集卷四終



程